梅氏尚書平 七八九

俟菴經集 八

與猶堂集卷之二十二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尚書平七

咸有一德 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梅云戒太甲◯鏞案史記咸有一德明作於湯時而僞者以湯爲謚遂執躳暨湯一句降之爲戒太甲之作其亂經甚矣◯據史記湯旣克夏還亳作誥以戒天下諸侯其大義有二其一曰爲民上者咸有功德其二曰安民居者乃有建立所以与天下更始申嚴約束者也於

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各明此一大義理是

知湯誥一篇包函二義而咸有一德明居二篇各明一

義如經有傳如絲爲紵不可以離而別之也玆錄湯誥

全文以爲咸有一德明居之序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

三月夏正之三月也此時未改正朔據史記東郊亳之郊

也躬祭天因諸侯之會而告之也

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句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羣后禮言之也堯典云羣后四朝毋不有功者咸有德也予乃

之上疑有闕文湯誥本入於十六篇中

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云立一作土

蠻夷猾夏皐陶是攘勞于外也安者安居也咸有功者咸有德也后有立者建國而傳後也司馬貞云謂禹皐陶有功於人建之其後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句有狀蚩尤不能居民天乃奪之失其國也狀者罪狀也如今之文牒古功罪皆有狀司馬貞云罪大有形狀故黃帝滅之

先王言不可不勉

先王夏之先王禹若啓也司馬貞以先王爲黄帝堯舜非也帝不可稱王先王嘗言諸侯之得國失國唯在於居民与不居民凡爲民牧者不可不勖勵

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徐廣云之一作政

湯曰爾等若無道無道則不能居民予將勿使之在國殛之滅之此時汝毋我怨◯案以上六節即湯誥眞本也於是二臣各作一篇申明二義孰云咸有一德作於太甲時乎

復政厥辟襲洛誥云復子明辟◯伊尹告歸之說僞也梅云告老歸邑君奭歷數輔弼云其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傳云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襄二十一年 太甲既崩久相沃丁故咎單作沃丁皆言伊尹之事 見史記 孰云太甲之時伊尹歸老也偽者以小人之腹度聖人謂復政之後蹤跡不安理當告老也審如是也豈止告老而已 竹書有太甲殺尹之說

天難諶命靡常布在詩書不能枚舉 ◯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緇衣 鄭云吉當為告 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鄭云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 孔壁十六篇至鄭時無文矣 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

鏞案咸有一德一名尹誥也 如周之召誥 若然惟尹躬先見

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今太甲上篇亦本咸有一德文也有德安民則君臣皆有終正是承湯誥而行其義者也

或曰咸有一德是告成湯文毛云湯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謚也史記謚法儼有除残去虐曰湯湯尚未崩焉得云尹暨湯若謂湯不是謚而呼君名尤爲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〇平曰他人不學毛氏獨學乎禮曰死謚周道也檀弓周禮曰大喪作柩謚大師文大戴禮曰周公作謚法逸周書云周公肇制文王之謚孰謂殷有謚也若殷有謚凡其先王皆以甲乙丙丁名之抑何故也若據謚法謚法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淵源流通曰禹見書疏然舜尚未崩帝曰格汝舜禹尚

未崩帝曰來汝禹又何故也湯者號也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行之狀也秦始皇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爲謚湯者號也臣不名君豈亦不號君乎毛說妄矣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氏春秋

或曰古天子諸侯皆只五廟今曰七世之廟非僞耶毛云

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篇三卷晉徐邈註中有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平曰天子七世者以有不遷之宗也周有文武殷有三宗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凡宗之者不遷故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宗祀者不遷也至漢猶有此制文帝曰太宗武帝曰世宗

宗之者不遷遷之者不宗祭之以親者四廟而已但鄭玄謂夏后氏都無祖宗只以禹与四親爲五廟此則不稽之言也魯展禽之言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祭法文大同苟以顓頊爲太祖而禹与啓不遷則下祭四親儼亦七廟何必爲五廟乎但七廟之說皆起周末荀子穀梁王制等何得伊尹之時已有七廟之名此僞也孔穎達云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又按通典錄虞喜之言曰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世之廟見吉六虞喜晉明帝時人已見梅書梅書之出蓋在東晉之初矣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十六篇中

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殷本紀有傅說爲相事不云作說命
鄭云說命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文王世子注又云殷高
宗之臣傅說作書以命高宗緇衣注又云高宗夢傅說求
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學記注○鏞案若據書
序高宗命說曰說命若據鄭說傅說命王曰說命鄭第三說
亦與書序合恐書序爲長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喪服四制云書曰云云王者莫不行此禮又云三年之喪君不
言
四制所引本無逸文也諸書雖引無逸其有異同定於

此考故採錄如左

論語引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孔安國註云諒信也陰猶默也檀弓引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坊記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云高宗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以小乙之喪也案亮陰二字或作亮陰無逸及梅本說命或作諒陰本論語或作諒闇喪服四制或作亮闇魯世家或作梁闇伏生書大傳或作凉陰漢書五行志釋其義者或以為信默孔安國論語註或以為楣廬鄭玄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或以為心喪杜預左傳注詞章之家從違不同晉山濤傳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此從信默之義者也楣廬者天子之制此謂山公非喪事不言潘岳西征賦云天

子寢于諒闇此從梋廬之義者也余謂陰与曆晴本相通字諒陰者默而不言也總之為三年居喪之恆禮孔子之言本自赫赫見論語今乃云既免喪其惟不言可乎僞者欲以不言之故夢得聖人又恐恆禮之不言不足以神其事故必加既免喪一句雖然聖人所為不出常理既默三年既免喪而又默天下有是王乎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

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云云若武丁之神明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韋昭云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曰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殷本紀云武丁即位思復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

○鏞案以余正四方以下三句即當時詔書蓋以不言

之故作書代言韋昭辨之旣明今以是爲說命正文可
予使以象旁求者白公申說之言也必交修余無余棄
者白公演繹之義也今皆錄之爲經文此與仲虺之誥
竊取隨武子中行獻子之語錄之爲經者同一手段
錢甲云文語相之非考言明試之法況君奭篇數商賢
臣不及說此書僞也李塨云狂夫罪大惡極詬聖言不已不知說乃聖人 平曰
甲說非也孟子曰傅說擧於版築之間離騷經云說操
築於傅巖武丁用而不疑賈誼鵩鳥賦云傅說胥靡乃
相武丁莊子云傅說得之以相武丁班固答賓戲云殷說夢發於傅
巖庾信傅說贊云躬勞版築夏侯湛賦云傅說操築而

悟主若得說之後試以卑官轉至公相自古賢臣拔跡草莽者甚多至於傅說輒言其胥靡版築之時不亦無義乎傅說之事眞也說命之書僞也事眞無補於書僞書僞不害於事眞甲与埰各主一偏其失均矣

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梅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

鏞案鄭說本諸史記以其地爲姓余謂師傅者三公也高宗立說爲傅遂稱傅說後人遂名版築之地曰傅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古人每以齊東爲北海之濱

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云藥攻人疾先使潰亂

木從繩則直礪荀子荀云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說命中

建邦設都 龔 周禮 六官之首詞

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緇衣

鄭云兌當爲說謂傅說也 學記注云字之誤也 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愼軍旅之事也 梅云兵不可任非其才 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 梅云服不可加非其人 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

啓寵納侮 龔 左傳 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有備無患 龔 左傳 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

鄭云純或爲煩 又云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与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倣之疾事皆知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戒之○鏞案此節必有闕文鄭註亦是強解也書有闕文夫子所貴今也刪拔惟意改換隨手遂無一句之不通此朱子所以疑之也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襲左傳 昭十年鄭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說命下

甘盤出君奭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于荒野襲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入宅于河自河徂亳還用白公語國語文見上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襲禮運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襲晏嬰語左傳昭二十年晏嬰云和如羹焉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引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爾交修予罔予棄又用白公語國語文見上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竊淳于越語秦始皇本紀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學記

鄭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

兌命曰學學半 學記云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

鄭云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陸氏釋文云學上胡孝反〇鏞案學學半兩學字皆當如字讀下學字通指學問之全體也上學字專指受學之事而言也下學字猶大學之道之學也上學字猶學而時習之學也葢謂受學之事雖畢於道學之全體僅爲半工必又加以教人之工然後方得成全也鄭玄學記之註讀學如教本是謬義而僞者信如金石直改爲斆不亦陋乎古文言半皆據前一半而言如所謂半塗而廢是也若如書說則是傳說專擧後一半而言之也不齟齬乎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學記。又見文王世子

鄭云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 又文王世子注云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

學禮義之府

王曰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与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而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同出一手 彼云萬世永賴時乃功皆是君臣相贊之本法

昔先正保衡以下襲孟子 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泰誓序 鄭玄本有序有文与今梅氏本不同

序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 曰孳孳無息

武王乃作太誓 周本紀

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 漢書律歷志

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 梅云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梅氏本

舊本武成篇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 漢書律歷志〔〕班固曰武王伐紂克殷十三年也 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鏞案梅氏之序上一半用舊序 律歷志所載 下一半用武成舊序 亦載律歷志 其經文首句曰惟十有三年春者用班固洪範之說 序一月戊午之下註曰十三年亦從班固義也 亂經大矣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此事載於周本紀

載於魯世家載於齊世家与太誓舊序相合無可疑者乃班固忽執洪範之序謬謂武王克殷在十三年其迂曲甚矣武王以箕子歸在十一年訪于箕子在十三年不必有歸而即訪也書序略言之班固乃爲之曲解僞者篤信班固變亂舊章破裂纒糾至於此極豈不惜哉左傳昭四年申椒擧曰成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周本紀曰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即位九年觀兵于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乃還師居二年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盟津○班固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大祥而伐

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引洪範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故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皇甫謐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梅傳云受命九年而文王卒武王服畢觀兵孟津十三年正月更与諸侯伐紂○孔穎達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非也○

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

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蔡沈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歐陽修云西伯即位已改元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毛奇齡云武王不得有十三年也紂在文王時罪惡已稔文王伐密須伐黎伐崇殷耆岌岌安得復有十三年虛度之理後儒讀書拘泥謂文王必不當稱王文王世子武王呼文王爲君王若改元則諸侯原有之故戰國魏惠王秦惠文王俱有後元年○鏞案此大訟也大訟折之以古經其在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中身者五十也文王四十七承王季爲君何謂文王受命

九年而崩于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之說妖邪詭誕不可稱述見正義乃以是爲文王受命之符可乎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中庸云周公追王追王之文若是著顯乃敢曰殷命未絕周已僭王于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敢以是厚誣我文王乎毛所云罪大惡極正謂此類無禮之言固不足道設令文王眞有此事以此年紀冒之武王又何法也湯受命爲王十三年而崩不以是年冒之外丙禹受命爲王八年而崩不以是年冒之于啓夫禹湯受命赫赫皇皇比之文王之僭稱王不翅天淵而其年紀用於當世而

止奚獨文王之年可寶而不忍捨乎魏惠王有後元年不以是年冒之於襄王（魏惠王後元年之說出汲冢紀年）秦惠文王有後元年不以是年冒之於王蕩奚獨文王之年冒之武王乎班固此說乃載籍以來所未有者特以劉歆之爲三統曆拘於大戴禮文王世子二記之文必欲短武之年而雙從二記故捌爲此牽連迂曲之論而班固從以錄之也大戴禮其可信乎古者婚禮女少於男故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禮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以此推之太姒之少於文王可知（大雅疏云太姒少於文王一二歲）誠使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太姒甫踰十歲已產二

子予（醫家以女年十四為天癸不滿天癸者不得產子）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先儒謂文王聞大姒之賢求以為妃若如戴說十二歲孺子安得自求妃匹斯皆秦漢俗儒之說不足據也然且武王之壽未九十也人之壽夭有命在天何得損父益子惟意所欲文王敬天無豫必無是言大誥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不少延者謂武王不享年也禮曰人生十年曰幼武王之崩成王尚幼則武王不享年也（禮疏云成王十三歲立）（若如舊說則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周本紀曰武王克殷而歸告于周公曰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是武王克

殷之歲猶未滿六十也故竹書紀年竟以武王五十四而崩安知非信文予傳記諸文非一人之筆彼此牵合未有不七藤而八葛者非通儒之所屑爲也書序云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其云冒文王之年者妄也○十三年之說亦出於班固而贗經依之此又僞跡之彰彰者○一月戊午者建子月之戊午也周本紀之云十二月戊午者從殷正也（殷之建子月即十二月）武成舊序之云一月戊午者從周正也（周之建子月即正月）不云正月而謂之一月者師渡之時未改正朔故史官追序雖用周正而不敢云正月其筆法嚴謹有敢亂之者乎

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襲孝經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說卦云乾父坤母者八卦之物象非即以地為母也父天母地之說古經無文朱子之疑孝經正為此等也春秋感精符云人主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益本緯書說林黃中難西銘乾父坤母朱子斥其他說即大君宗子錯解者不斥乾坤之義說卦物象遠取則為馬為牛近取則為首為腹非有定名唯其似也蒼天亭地有天施地生之理故以為父母之象乾為天為父豈聖人昭事之天予義詳余原社

亶聰明作元后襲中庸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又祈父詩云亶不聰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攷孟子孟子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罪人不孥

○官人以世世先王之法也封建之世五等之爵無不世襲仕者世祿推是義也故滕之世祿孟子美之魯衛晉鄭之世卿春秋不譏唯齊秦尚功任官惟賢雖其法互有長短世官之法不自紂始以此罪紂紂不冤乎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用殷本紀(見正義)焚炙忠良出列女傳(即炮烙之刑)刳剔孕婦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案鄒陽獄中上書曰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謐紀蓋出於此

梅云觀政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蔡云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平曰梅氏自經自註不容有誤作經之時原以觀兵為觀

政故下句得以不悛舊習恬然平居爲紂罪案也觀兵之義僞者知之乎周穆王自征不享且觀之兵見於周語觀兵者示威也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宣三年)又楚子伐吳至于汝清觀兵於坻箕之山(昭五年)又諸侯之師觀兵于鄭南門(襄十一年)韋昭杜預之等皆訓之爲示威觀者示也(又見周易注)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諫穆王)以此言之周本紀之云觀兵盟津亦是史家追叙之筆武王當時不以觀兵爲名也然且觀兵者人觀我也觀政者我觀人也改兵爲政其有義乎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襲微子彼云攘竊神祇之犧牷牲曰吾有命襲

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曰書曰云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寵之四方謂天寵此君師之人王者受天眷今改之曰寵綏四方梅傳似以寵字屬上句綏四方為下句則受天寵者民也非君也有罪無罪惟我在者猶言萬方有罪在子一人古之湯誓文今抆惟我在一句則又無身任天下之意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用萇弘語文見下又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云年鈞擇賢

義鈞以卜。又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法禁篇

管子云武王者傳誦之文也本應作予有臣

商罪貫盈竊中行桓子語左傳宣六年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襲王制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孔穎達云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鏞案文王伐崇已行類祭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單襄公曰云云。又鄭語史伯引此句。又左傳襄

三十一年穆叔引此句○又昭元年鄭子羽引此句

韋昭曰今太誓無此言其散亾乎○杜預曰今太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鏞案韋杜所謂今太誓即河內太誓也上七丁○又按時哉弗可失武王必無此言此利天下之言也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使專諸弑王僚

泰誓中

惟日不足襲天保詩降爾遐福惟日不足○播棄犂老竊伍子胥語吳語申胥釋劒而對曰今王播棄犂老而孩童焉比謀

謂己有天命再用西伯戡黎文見上○厥鑒不遠在彼夏王竊蕩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太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故曰云云○又左傳昭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

齊世家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六韜云卜戰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孔疏云彼言不吉者六韜後人所作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弘曰同德度義大誓曰云云○又成二年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

杜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梅云夷人平人也今大誓無此語○

鏞案萇弘將引大誓先云同德度義同德度義者萇弘之言也取之爲經可乎上文篇偽者詞竭偶有觸目輒皆

收之。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篇。馬融云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左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襄二十八年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篇

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論語註○孔安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太誓傳○鏞案既是孔安國之傳則何以與孔安國之註若胡越之異音也邢昺云孔註異者欲

兩通其義孔安國旣見此眞太誓其註論語時何不以
欱不同也
此節爲太誓篇文也余謂孔安國亦不見孔安國之傳
者非過語也○又按大賚之句分插武成亂經甚矣
漢書元帝紀詔曰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云論
語載殷湯伐桀○案上有周字師古之說非也
告天下之文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
趙岐云泰誓尚書篇名○鏞案趙岐不云逸文當時河
內太誓或有此節
今朕必往龔湯誓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

光(孟子滕文公篇)

趙岐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今之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鏞案太誓本太公誓師之文(義見下)故其詞如此今云武王自誓而自言于湯有光有是禮乎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盡心篇)

趙岐云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也稽首拜命欲令武王來征己國○鏞案革車虎賁牧誓之序也以此推之王曰以下或是牧誓之逸文(若湯誓之有逸文)○又按若崩厥角

者萬民聽命一時稽首其額角隕地勢若崩頹然也此四字形容殷民如旱得雨之情今改之曰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則項羽入秦之氣象豈天吏除殘之義乎梅蔡以爲民畏紂之虐憂懼不安寧執非敵又何說也僞者竊取孟子佯作殘戔之色以欺後世何其詐也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竊取河内太誓文彼云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漢書平當傳引之◎河内僞者若見梅本當以梅本出之旣見梅本又作河本必無是理梅之竊河不彰彰乎竊僞文以作僞文將欲何爲

泰誓下

王乃大巡襲國語周語虢文公論籍田之法云命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王則大徇◯梅云師出以律三申令之孔云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案兵法三令五申者謂擊刺分合之期坐作進退之節也故牧誓云比爾干立爾矛費誓云敿乃干鍛乃戈以至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皆軍令之所定申申者令也行軍克敵之術一言不足惟臚列紂罪細大弗遺分排三曰重言複言豈兵家所謂三令五申者乎太誓本止一篇凡言三篇者皆僞也

狎侮五常自絕于天襲周本紀所載太誓彼云自絕于天毀壞三正◯僞者又竊僞文結怨于民出范睢傳彼云戰敗則結怨于百姓

斮朝涉之脛竊取宋康王事冒之於紂梅云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孔疏云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劉向新序曰宋康王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閒而伐之水經注云老人渡水而沈吟難渡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斮脛而視之○鏞案宋康王者宋之末主偃也孟子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宋世家云偃射血囊謂之射天淫於酒色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滅之今以宋偃之事冒之商受可乎孟子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天下之惡皆歸之於是乎驗矣水經注出於梅書之後以說婦人恭行天罰皆周本紀所載民間太誓之文文見下○孜孜二字亦出僞太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竊汲冢周書汲書云德則民戴否則民讎

太誓曰獨夫受荀子

孟子曰聞誅一夫紂葢亦用太誓文也

書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策秦客卿謂穰侯曰詩曰云云姚氏本作書云

又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

增以益之曰滋殫以竭之曰盡兩語均正眞是至理之言今改之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則兩語旨義欹傾不平此贋物也滋与本不能為對

太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作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篇

墨子所引比梅氏本文體詰屈

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云云

鄭云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

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今

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與猶堂集卷之二十三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尚書平 八

河內泰誓 史記不言三篇○鄭玄本有三篇今亾

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今文泰誓

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孔穎達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上乙一則漢初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節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舟是武帝時已得之矣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但觀兵亦弱即退復何誓之有○鏞案婁敬之說蓋古來相傳之語非太

誓也造偽者依據此等野語以作偽誓令史記所載是也雖是偽本漢魏之際久以經行令錄其文以備參考

史曰武王即位九年東伐至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武王還師与太公太誓 齊世家

太誓之義談者不同或云大道以誓衆 王肅云 或云推義作名以見大會 注疏云 或云眂泰卦義 晁氏云 或云与大誥同 王應麟 余謂太誓者太公之誓也伊所訓曰伊訓召所誥曰召誥觀於齊世家可驗也

武王九年上祭于畢 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 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自稱太子發伐 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乃告司馬

蒼兕主字下空一字壹行填

司徒司空諸節馬云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鄭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見詩大明疏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鄭玄云號令之軍法重者○號一作誓蒼兕蒼兕馬云蒼兕主 揖官名○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馬云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云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云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司馬貞云按今文太誓流爲鵰鵰鷙鳥也馬云明武王能伐紂者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已上取周本紀齊世家纂括爲文

周頌思文疏引太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曰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

伏生書傳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〇漢書董仲舒傳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云今文太誓之辭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云亦見今太誓皆積善絫德之效也〇終軍傳云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又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〇鏞案鄭玄周禮註肆師注引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賈疏云謂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於孟津升舟鼓鍾亞亞王觀臺亞可以望氛祥將舟亞社也宗廟亞遷王也此亦僞太誓之說也

王逸楚詞註云天問注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

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

曰雖○休○勿○休鄺道元水經注云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

同時也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

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

周禮大祝疏曰○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

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鄭注引書曰王動色變○又○引○太誓云周

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

稽首孔云君于臣稽首

毛詩大明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

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文王世子疏以師樂為用前歌後舞為太誓文○鄭玄

周禮註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王逸天問注云武王三軍人人樂戰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讙呼

劉向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同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臣術篇○又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舉孝廉亦引此五句唯數字不同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平當傳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無窮師古云今文太誓文

○毛詩鴻鴈箋引書曰天將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

梅傳云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孔疏云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太誓亦云四月觀兵也○鏞案名太子作文傳文王九年之事也東觀兵至孟津武王九年之事也仲達堅信緯書削去武王九年乃云大祥踰月觀兵孟津不亦謬乎觀兵者武王之九年也克殷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其稱十三年會于孟津者班氏之謬梅氏之贗也○總之九年觀兵之說原是白撰其說始起於僞太誓即民間太誓司馬遷以存疑之義載於史記其實孟浪之言也今考其文都不合理夫以諸侯伐天子事非容易一舉而成猶或危

之八百既會何爲罷歸其不中理一也諸侯會同動有
期日軍旅申約後至者斬不期而會何至八百陳郊之
夜猶待諸侯(見樂記)况於孟津乎其不中理二也師行載
主雖有古禮有載遷主無載新主(義見曾子問)載文王木主
有是法乎其不中理三也諸侯在喪始則稱子踰年稱
君(見禮記)春秋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既除喪曰予一人(曲禮)
文豈有即位九年之君自稱曰太子發者其不中理四
也至於白魚火烏之說妖邪罔誕不可稱述此豈通儒
之所肯信哉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凡言武王
觀兵孟津者皆僞也○又按僞太誓之淺陋無理如此

而伏生載之於書傳上文見 董仲舒載之於對策孔安國作爲註說爲李顒所引上辛五劉向引義如經載之於說苑爲詁訓天下竆經之士心誹腹訕三四百年梅氏之書乃出則如渴得飮一詞尊信蓋以梅氏太誓削去符命之邪說牧入先古之信文其視河内之本不翅天淵有足以伏人心者於是二十五篇乘勝長驅遂使六藝之家避虎而逢狼誅卓而寵操泯泯千載永爲不刊之書苟求其由皆此僞太誓之故也豈不惜哉

史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

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周本紀云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于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云云

前所錄九年觀兵之誓也此以下十一年再伐之誓也

事既合理文亦雅馴或是古文之殘缺者歟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毁壞其三正馬云動逆天地離逷其王父母弟鄭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乃斷人也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

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云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

漢書禮樂志云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

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樂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谷永傳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鏞案此數條雖亦僞書其文無病也總之齊東野人原有誣罔之說故伯夷傳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又云載木主）天問云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云尸主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斯皆僞太誓之所本也

毛云漢書引太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平曰漢書郊祀志引此云易大傳（未嘗云太誓）

武成（孔壁本有文無注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漢書律歷志）

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梅氏本○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武成之序其上一段在律曆志其下一段在周本紀合而觀之猶鼓中間一段乃偽者截其上段移作太誓之序自作八字 即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八字 以冒下段之頭其瘡殘之痕分明可見夫以班固據劉歆之曆統以錄序文司馬遷見孔安國之眞本以載篇名兩人皆脈絡相貫不容有誤豈可隨手改換如此○律歷志所載經文雖皆殘鈌此信文也先錄之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今作魄 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

步自周于征伐紂律歷志○孟康云旁死霸二日也○案一月辛卯朔故二日爲壬辰

班固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師初發以戊子故戊午度

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二十七日而

度序云一月戊午度孟津○鏞案一月者建子月也已見上

武成曰粤若來三月旣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律歷志○三月殷之三月也在周爲二月班固云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四月己丑朔

師古曰劉殺也今文尚書之辭○班固曰至庚申二月

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

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周語伶州鳩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鏞案梅氏本無此節非僞而何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律歷志○班固云是月甲辰望乙巳旁生霸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鏞案今文尚書者伏生之書也幾見伏生之書有武成篇乎大夢矣

孔穎達曰律歷志引武成者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亾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謂彼僞武成也○

朱子曰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

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按張霸僞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為古文○鏞案律歷志非班固所自作乃劉歆三統曆劉歆父子親校孔安國所上孔壁眞本上甲八家傳正學志壹精專卽孔壁之書一點一畫或有差誤安國容或不知劉歆父子必辨核森爽何得以一字贗經或載於三統曆之中乎伏本可嘗漆書可誣鄭本可罵而劉曆所載之經凡尊古文之學者斷不敢非毀一字乃仲達指劉曆中殘章斷句謂之僞書天下寧有此事劉氏之於孔氏純誠血忱闡發眞經實之如天球弘璧重之如九鼎大呂以至陷辱

身名瞀不知悔其兩家敦好寔至百世乃仲達奉贋為祖指眞為賊至詆劉氏家傳之學而莫之悟焉豈非惑之甚者武成一篇本入於十六篇之中（上丙十）雖無師說經則儼然劉歆苦心弩眼採取殘章鈙句以作三統之曆建武之際其書雖亾三統之曆巋然獨存故班固得取以為志安得以建武亾書之事遂誣此曆志採錄之句乎劉曆班志其自作義理點綴為文者固多舛駁若文王之年冒之武王洪範之年引為克殷之類是也（見泰誓）而其殘章鈙句必無一誤非仲達所得誣也○又按日用丁巳者（巳音紀）少牢之文也曲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者釋祭也三虞者
吉祭也在禮必用
剛日是內事不必

日故郊特牲云社日用甲少牢禮云祭日用丁考之春秋則己卯烝丁丑烝乙亥嘗丁卯祫辛卯禘皆用柔日宗廟之祭必用柔日固有文也雖然稽之經傳其不必然者亦多郊特牲曰郊日用辛卽周人之禮召誥郊用丁巳左傳雩祭用上辛季辛昭廿五月令釋菜用丁日是外事不必用剛日也告朔有少牢之薦見玉藻夏至有祖廟之祭雜記孟獻子之說朔日至日未必皆丁己也天子巡而告廟見王制諸侯至則告廟左傳桓二年凡告廟之禮親告則用牲史告則用幣子思云其出其至未必皆丁己也復胙用柔日也庚戌之燎于廟又何必疑之且先儒或以外事爲治兵內事爲祭祀或

於祭祀之中又分內外蓋禴祠烝嘗四時之正祭也必用丁己至
於日至之祭告朔之祭告事之祭或趁天時或係人事
不諏剛日惟其宜也大命既集武功是告燎于周廟者
告事之祭也正祭曰烝嘗告事曰燎如正祭曰郊告事
曰柴又何必疑庚而信丁哉○又按燎者外神之禮也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封禪書曰薦五
時加一牛以燎杜鄭所謂燎禮有常者此之謂也見郊祀志
雖然燎于廟者周人之禮也燎則有煙煙者禮也鄭玄
之言曰禮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周禮注故
洛誥曰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王入

太室裸雖國語有精意以享之訓梅傳有明潔致敬之
解皆非本旨禋也者煙也故郊特牲云至敬貴臭又曰
周人尚臭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又曰焫蕭合
羶薌又曰膟膋燔燎以報陽也祭義曰祭之日鸞刀以
刲以取膟膋又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以此
觀之周人之於宗廟非燎不祭非燎不歆何得以燎於
周廟謂之屢書乎特以後人言禮皆与燔柴之祭混而
同之故遂云廟不燎也漢書郊祀志云燔燎南郊晉書
載紀云以修郊燎北史齊帝紀云柴燎告天沈約南郊
詔云升煙燎於穹昊自此以降郊有燎而廟不燎矣雖

然大宗伯早有實柴一名則堯典岱柴之遺法也故覲禮祭天曰燔柴爾雅祭天曰燔柴柴与燎不相通矣假使宗廟之燎都無經據曆志所載殘章缺句其來歷旣明則遂當執此正文以壓羣經況諸文歷然乎令日祭廟明日祭天在人雖煩在神非瀆故出師之日類乎帝造乎禰不以為煩告功之日燎于廟祀于天又何瀆焉至於越五日乙卯之祀此乃友邦冢君各獻其功者不得以王新祭廟而不許其祀六日之間三舉大祭有何疑乎○又按武成本是孔壁之增多者非張霸僞書已見前九上己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樂記曰云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周本紀曰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鏞案周本紀作武成作分器封諸侯定天下保之後始言縱馬放牛則歸馬放牛不當為武成之文梅序之云往伐歸獸為僞者所增補無疑也

錢甲云古人田賦出兵丘甸出乘王之馬牛皆取民間今乃驅之山林此桀紂之事李塨云詩云九十其犉此公牛也駉駉牡馬此公馬

也○平曰李説是也公馬公牛周禮有文牧人校人等以此攻僞僞者不伏但歸馬無據也樂記散馬散牛周本紀縱馬放牛呂氏春秋税馬税牛呂云税馬于華山税牛于桃林畱侯世家休馬放牛張云休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劉向新序縱馬休牛潘岳西征賦云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于桃林張協七命息馬韜弦庚信文云息馬山陽馬無故鄉何得歸之唯左太冲魏都賦云武人歸獸而去戰歸獸者止獵也六臣註此甚明僞者誤以歸獸爲用武王之事於是作序曰歸獸改經曰歸馬此又僞跡之彰彰者李將奈何

丁未祀于周廟改律歷志文本庚戊庚戌柴望改律歷志

文本云辛亥祀于天位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改律歷志文

本云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僞者知內事宜用丁日據少牢外事

宜用剛日故改庚爲丁以祭周廟改辛爲庚以舉柴望

自以爲古禮可必合班志可必壓千歲之耳目可必欺

也雖然周之祭天本用辛日故春秋記郊者三其一用

辛丑成十七其一用辛亥定十五其一用辛巳哀元年郊用辛

者周之禮也故郊特牲亦以郊之用辛爲周人之禮名

誥丁巳之郊蓋特例也董仲舒劉向王肅之等皆以郊

用辛日爲周人之恒禮雖以陳澔之晩出而亦云周之

始郊適遇辛日則周郊之必以辛夫夫之所知也律歷

志所云翌日辛亥豈非三代之遺文乎周鼎殷彜本是希世之寶雖沈水入塚破壞殘缺其片片蕤光非牙郎贋物所敢倫比僞者敢爲是乎◯又按獻馘于廟古之軍禮也治戎而出受命于祖歸而獻功受命于祖甘誓曰用命賞于祖春秋傳記魯人之禮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隱五年記晉人之禮曰振旅而愷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僖廿八年斯則軍禮之赫奕者克殷之後諸侯之獻功受賞不于祖廟當于何地今改之曰受命于周則太浩汗矣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竊禮記大傳文◯大傳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奠告行主於牧野之館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鏞案大傳三禮皆於牧野行之蓋以天子親征本載廟社之主見甘誓注曾子問祈於社非祭豐邑之壇也天子適四方先柴郊特牲柴者在外之禮也今梅氏之書翻倒事實改換字句以牧為豐以奠為祀彼此混淆不可取徵其亂經為何如者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云云

大王王季文王陰用伶州鳩語○周語伶州鳩曰王布戎于牧之野韋昭云甲子昧爽所以厲六師也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韋云商紂都也所以宣三王之德也韋云大王王季文王反及嬴內韋云地名讀之如嬀汭布憲施舍於百姓謂散財發粟所以優柔容民也○鏞案布令於商者曉告殷民也令竊其語以告諸侯此其所異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從緯書○文王受命厥享國五十年無逸文何云九年受命九年之說本出讖緯家符命之論而書大傳逸周書三統曆帝王世紀等書轉相祖述其無理極矣卽司馬遷猶不信從曾謂先聖先王之經乃

有是乎

底商之罪竊伶州鳩語底紂之多罪○韋昭云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鏞案底商之罪告于殷民也豈告於天地山川哉

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竊司馬法役云乃告於皇天上帝禱於后土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后土者官名禮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祭法及左傳文与周棄之爲后稷無以異也春秋以降始与皇天並擧爲說晉大夫反首以從君曰皇天后土實聞君言僖十五越王句踐封山以自誓曰皇天后土四鄉正之見越語楚詞曰皇天淫溢而秋霖后土何時而得漧皆

俚語也降及漢氏始立后土之祠郊祀志安得西周聖人之經乃稱皇天后土○通典引大司樂方丘奏樂之文遂以后土之祭本諸方丘其義非也役云地示者司地諸神与日月星風雷諸神無以異也故川澤之示山林之示丘陵之示墳衍之示其名不一安得与皇天上帝並尊而雙舉鄭玄以方丘所祭為神州之神又曰地祇則主崐崘其品秩之不甚尊可知也○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已是漢代文守至光武之世竟用王莽之禮以高皇后配地示則非禮極矣

告于所過名山大川亦周禮大祝文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有事山川即巡守望秩之義臚列紂罪告于山川司馬法之法也

有道曾孫周王發誤用曲禮文曲禮云天子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

王某畛於鬼神曰天王某甫○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案王則稱王侯則稱孫禮例昭然蓋以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故得稱嗣王諸侯唯繼其先祖之業故自稱曾孫禮注然今也王而孫之抑何故也然且外事者郊社之謂也故曲禮別言鬼神鬼神者山川五祀之類也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謂其牲號祝號品秩之崇卑与天子之待公侯等也天子於列國公侯之廟將亦孫之乎其在曲禮畛于山川則明云天王而不云嗣王明云某甫而不云稱名某甫者字也嗣与名猶不肯之況可云曾孫乎晉平公詛齊于河神稱曾臣彪左傳襄十八年晉侯伐齊沈玉二瑴而禱

曰齊環怙恃其險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唯爾有神裁之秦後王

詛楚於亞駝神猶稱嗣王蘇軾鳳翔八觀詩序錄詛楚文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祝宗邵鼛布㦝告于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刑戮孕婦幽刺親戚不畏皇天上帝漢制名山大川不領於天子之祝官見封禪書

唐憲宗祭南海神稱嗣天子某韓愈所云冊有天子名望山川而稱孫有是法乎衛太子禱其出王自稱曾孫蒯聵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晉不能治亂使鞅討之敢告無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周公爲武王禱于三王厥稱元孫王發見魯世家与金滕不同曾玄孫而孫之不謬稱也惟甫田詩云以御田祖又曰曾孫來止朱子引曲禮及梅氏武成以證其義然

據舊說甫田本非祭田祖之詩儀禮大夫之祭其嘏詞例有宜稼于田等語其稱曾孫無可疑者曾孫王發豈非造僞之一案乎○又按告紂罪一段在滅商之前安得武王自稱周王史記載文王受命稱王改正朔追王大王王季等事本出緯書故司馬遷稱蓋以疑之史云蓋受命稱王存疑之筆也據大傳武王既滅商爲其不以卑臨尊故追王三王滅商之前武王之未嘗王可知也武王未及尊故古公公季西伯不爲卑此云周王非僞而何湯告皇天稱予小子履

暴殄天物出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

昭七年楚子爲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芋尹無宇曰云云

此本告諸侯之辭今以爲告天地山川可乎

毛云武成原無脫誤而宋人必謂有脫誤程氏劉氏各有改本蔡氏另刺一考定武成入經中芋尹無宇曰告諸侯其所謂告

皇天卽告諸侯之言無二詞也又伶州鳩曰底紂之多罪皆是告諸侯之詞一氣順敘並無參錯一字〇

平曰昔宋先王旣疑其僞又從而考定第次亦多事矣

然僞者本自作錯亂之色竊自託於古之簡編不知其

詐者惡得無考定毛以告皇天一段並作告諸侯之詞

猶之可也此下又越篚玄黃一段忽曰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則太酩酊矣毛將柰何

旣獲仁人用論語周親不如仁人○罔不率俾出君奭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湯誥曰聿求元聖此云旣獲仁人筆法明出一手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曰云云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

趙岐曰此道武王伐紂時皆尚書逸篇之文也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鏞案梅氏之書忽增惟其士女一句是何故也玄黃非士女之所得執也五玉三帛之贄其秩最尊卿大夫以下猶不敢執況於尋常士女之手乎王肅云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

執黃舊本堯典注玄黃之贄豈可易言哉孟子曰君子執篚
以迎君子小人執簞以迎小人孟子當時自誦而自註
之八字打開明白痛快趙邠卿亦以玄黃之篚謂之諸
侯之贄此凡粗解文字者所能知也乃僞者鹵莽忽竊
鄭風溱洧詩句法演之爲文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於
是自註之曰東國士女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梅傳云嗟乎
此何語也當紂之時有司掊克民澤已竭武王自稱爲
天下除殘賊而路次停軍受此可憐之絲帛天下其有
是乎士庶之贄不過雉鶩婦人之贄不過脯栗見曲禮敢
以非禮之物媢于天吏乎即此一句其爲贗物又一鐵

案也○

鄭玄禹貢註引胤征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見虞書正義○

郭璞爾雅註云逸書曰釗我周王釋詁云昭覲釗覿見也郭璞曰云云○

鏞案武成胤征皆入於十六篇中上丙十所謂十六篇爛

脫錯亂周書之篇誤入於商書之篇故鄭有此誤引也

孟子昭作紹

惟爾有神無作神羞等句襲晉平公衛太子之禱文其臚

列紂罪亦倣文法

戊午師渡孟津還用舊序文見上癸亥陳于商郊襲律歷

志志云四日癸亥至牧埜夜陳侯天休命襲樂記記云遲而又久何也子曰總干山立

武王之事也又襲周本紀曰九年觀兵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又十一年武王至商告於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鏞案樂記之云遲久者以待諸侯之至也文樂記非待天命甲子之戰而俟天命於癸亥之夜不已晩乎武王不知天命發兵犯京結陣牧野而後始待天命有是理乎

甲子昧爽襲律歷志文見上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竊大明詩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前徒倒戈襲周本紀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鏞案倒戈者倒兵也戈卽兵謝承後漢書有倒戈之文蔡邕聞卓死有歎息之聲允責邕曰君爲王臣世受漢恩曾不倒戈僞者襲而用之耳又江表傳云孫皓行遇大雪兵士寒凍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

血流漂杵襲孟子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又戰國策武安君与韓魏戰于伊闕有流血漂鹵之語

○一戎衣襲中庸 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

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云云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鄭云反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宗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 孔疏云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 ○鏞案韓詩外傳云武王克殷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固辭 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 史記燕王遺樂

閭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益賢者也雖然周本紀留侯世家惟有表閭之說今云式閭何也車上一俛不足為大政何以記之於武成也序云識政事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留侯世家云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鏞案式智者之門者畱侯勉高祖使之禮賢也今取此語作武王之事可乎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周本紀

大賚襲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詩曰陳錫載周大賚之義也

義見余詩經講義補遺武王班賜諸侯分其寶玉散財發粟以振

貧弱史記文然安得大賚至及四海此僞者之筆也樂記

曰庶士倍祿卽府史之屬庶民弛政寬其征役也弛政而已如欲

博施堯舜其猶病諸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襲漢書地理志志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爵

五田三孟子王制其文甚備不但漢書而已

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篇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致

哀重祭所以致敬○案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八字詞理

于社南下字當改

不通不可讀也旣竊古文何苦改之

垂拱而天下治襲易大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案垂拱与

垂衣裳不同王藻云侍于君者頤霤垂拱貌之恭也秦

漢以來漸以拱手謂之垂拱史記蘇秦傳云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李斯傳云陛下深拱禁中風俗通云三皇垂拱無爲夏侯湛虞

舜贊云垂拱臨民詠彼南音故僞者抄詞摘句用之如此要非古文

○又按周本紀牧誓之下數節似武成舊文紂死武王持大白旗

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

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又武王旣入立于社南人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康叔封布茲名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

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此下有命管蔡釋箕子表商容散財發粟之事結之曰作武成

旅獒 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馬云獒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孔疏云鄭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毛云按汲冢周書王會解渠搜以鼩犬匈奴以狡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鏞案中國亦有獒故晉靈公嗾獒踏階傳春秋曲禮有效犬之禮左牽之則貢犬有據也穆天子傳鶡韓之人獻良犬七千又云勞用守犬漢書西域傳贊鉅象猛犬食

于外圍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魯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仲尼曰昔武王云云於是肅愼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以分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王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

旅獒一篇全取孔子評楛矢一段以作酶本然其竄改之處無不失眞仲尼先言九夷者爲肅愼亦東夷也今也獒自西戎而通道仍不過夷蠻獒何以至矣欲昭其令德之致遠者非仲尼詞拙也今改之曰昭德之致無己太簡家語記此事云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比國語其文尤長

天子之於諸侯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見左傳伯叔者異姓之

所同用今專以爲同姓之名又何故也古者五十而伯仲故申生謂狐突曰伯氏子游謂縣子曰叔氏伯叔者異姓之所通用也○案明堂位崇鼎貫鼎越棘大弓和鍾離磬皆魯之宗器也又左傳晉之籍談昭十五衛之祝鮀定四年詳說唐叔康叔分器之事皆所謂同姓之展親也

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云云

杜云物一而異用孔云民不易物者說有二人俱以物祭不改易此物惟有德者神享是物

○鏞案民不易物猶言地不改闢謂物不能自物惟爲有德者之所薦然後物能爲物如黍稷牲幣之等此亦論祭祀

之理於旅獒何干蔡氏讀之爲輕易則宮之奇之言不可通

君子盡心小人盡力襲孟子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亦云

與猶堂集卷之二十四

洌水 丁鏞 著

梅氏尚書平九

微子之命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周本紀云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作微子之命

鄭玄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周頌有客疏

左傳云 僖六年 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輿櫬見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樂記云武王克殷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孔穎達云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命之為公使祀湯耳

殷王元子襲左傳哀九年宋公伐鄭晋欲救鄭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宋世家曰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啓与仲衍及改為妻始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鏞案孟子明云微子以紂為兄之子告子上則微子之必為元子亦未可定

象賢出郊特牲彼云天子之元子士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鏞案郊特牲之義蓋云天下無生而貴者諸侯之子不必爲諸侯而必使之繼世者象肖子之繼賢父也鄭注亦此意微子之封於宋非繼世也何謂象賢僞者誤用矣

齊聖廣淵出史克語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謂之八愷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竊國語魯語展禽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祭法亦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曰篤不忘至無替朕命槩用周襄王命管仲之詞左傳僖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祿父於殷尊賢繼絕兩盡其義武王既崩誅戮再

行此聖人之不幸也於是又使微子替奉湯祀作是命者不能無哀懇惻怛之意今讀全篇何其冷落如此

蔡仲之命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文見下

孔穎達云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若父有大罪罪當絶滅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

祝佗曰昔周公相成王以尹天下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与車十乘徒七十人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改行率德周公聞之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於蔡以奉蔡叔之祀○孔穎達云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遷説謬耳

郝敬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勿辟爲刑辟謂公致辟管叔遂作僞命毛云若然周公誅管蔡爲僞事矣祝鮀尸殺管叔周本紀曰誅管叔○平曰郝以周公不誅管蔡此則誤矣金縢之云勿辟明是勿避魯世家云周公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此眞古文説也見金縢條僞者襲後勿辟作此致辟是取己之誤註製古

之眞經斯亦可乎

梅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蘇軾云郭號也五家爲鄰）○平曰四凶流竄皆在禹貢九州之內何必蔡叔獨囚異域僞者見蔡蔡叔一句謂蔡在要夷之外欲放之荒遠又恐甚說破綻於是白撰一地名以欺後人東坡以郭爲號迂甚矣○旣放矣又何因也王子放出猶有威儀貳車七乘（史記十乘）則徒七十人然而因之有是法乎周禮貳車之數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大行人）少儀貳車之數諸侯七乘大夫五乘七乘之車未嘗少也僞經去徒七十僞註以七爲少皆未必然後見大司寇圜土之文私自議律曰流

言者害人也其重者定囚圜土其輕者定罰不齒然且反于中國一句未免誤看遂取蔡叔因於中國之外其陋劣無識胡至於此中國者國中也周禮注云反鄉里齊王授孟子以中國之室豈必孟子來自夷蔡總皆悠悠不足辨也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據鄭玄詩譜邶鄘衛譜云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孔穎達云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己外更有三人為監以管蔡霍三叔為三監明矣○漢書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

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孔穎達云地理志三監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 ○ 孔穎達書疏云霍叔不監殷民周公不伐霍叔蓋在京邑間管叔之語流傳其言毛云漢志以殷管蔡爲三監則監者祿父反亦祿父矣况管叔及其羣弟若止蔡叔一人何謂羣弟 ○ 平曰嗟乎冤哉霍叔也畔周黨殷誣兄罔上以謀危宗國是何等大惡任指一夫以充三數天下有是冤哉據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又燕禮注云牧有三監三監者官名本以三人之故名曰三監既名三監之後不必三人也漢壺關三老董公未必是三人堯之四岳未必是四人秦之五大夫趙嬰未必是五人奚獨殷之

三監必求三人書大傳始言管蔡二人終云祿父与三監叛者彼以管蔡二人為三監非有一人無名没字隱伏其間乃班固鄭玄必欲蔓延是獄以充三數或以武庚當之或以霍叔補之武庚可矣霍叔何罪夫天子之所以設三監者監侯伯也与漢之諸侯王師傅意趣略同乃使武庚自監其躬世無此法然叛則叛矣其名不冤若霍叔者本以文王之昭封於武王之世傳子傳孫與國同休曾無纖毫罪惡著於史冊下逮晉獻公之時不幸滅絕閔元年忽於一千三百年之後無故被亂臣賊子之名於鄭玄之筆頭死者有知其不飲泣自周以來

凡記流言作亂之事者止有管蔡不聞霍叔殷本紀周本紀魯世家管蔡世家以至左傳祝鮀之言文見上周語富辰之言云二叔不咸楚語士亹之言云管蔡姦子無一參差然且管叔為魁故若金縢孟子但舉管叔誠使霍叔或有罪惡可与為三何先秦西京經史百家之文遂無實驗必賴鄭康成之詩譜始奮董狐之筆哉唯金縢周紀每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一蔡叔不足以為羣故並建霍叔然羣之為言衆也自三以上謂之羣字从羊獸三曰羣雖增霍叔仍不足以為羣且使霍叔同作三監並處殷地遂無一弟在內播傳何得流言至徹王耳凡羣弟之自曹

郕毛聃理宜分受雖然周公處可疑之地羣弟有共戚
之義凡有流言其疑之者無罪其傳之者無罪惟設心
發謀造爲慝間之計者爲首惡餘皆可赦故罪人既得
羣弟無恙乃僞者據鄭譜執霍叔竟補三監之額遂鐵
千古之案天下其有是乎○三年不齒又何罰也據大
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也獄城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齒三年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王制凡不帥教者移之郊遂又不
變者屛之遠方終身不齒王藻以玄冠縞武爲不齒之
服今霍叔三年不齒爲犯害人律乎爲犯不帥教律乎
如其與聞罪不止此苟云非情今王叔父不應僇辱如

是且諸侯王有罪免爲庶人者漢法也大司寇有議親之辟文王世子論公族之刑未聞其有降庶人之法也蔡叔罪重猶有貳車從徒不失尊貴之體霍叔罪輕下同匹庶又何其不倫也

梅傳云周公圻内諸侯二卿治事○竊詳卿士之名唯王國有之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十月篇)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常武篇)春秋傳云鄭桓公爲平王卿士(亦見鄭風)

疏 卿士者官名周公攝行天子事周之卿士亦周公之卿士故左傳云爲己卿士注疏乃以爲周公采邑之卿不亦謬乎然且蔡世家云蔡叔既死周公始擧蔡仲以

爲卿士僞者先舉蔡仲乃卒蔡叔于情于法兩不近理

侯于東土 襲魯頌閟宮詩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云云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改論語彼云君子懷惠小人懷刑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左傳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曰書曰云云

詳乃視聽 襲康誥彼云高乃聽

周官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本紀云旣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魯世家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鏞案康誥論刑殺之法詳悉惻怛其文詰屈峻激立政一篇其論三宅三俊之法反覆重複忠懇外達每讀周官其冷淡率略無一可觀周公之文斷不如此

四征弗庭襲左傳（襄十六年大夫盟曰以討弗庭）○頭一句惟周王此何言也夏王二字始出於湯誓商王二字始出於牧誓周鼎未遷何云周王僞者可謂妄發（誥告殷民者或稱周王）

唐虞稽古誤用堯典文○曰若稽古者猶後世之云臣謹按此史臣追敘之詞僞註曰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

堯則稽古二字儼為帝堯之徽號令又自作故事曰唐虞稽古不孟浪乎

夏商官倍襲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孔疏云禮記是後世之言不与經典合○鏞謂周官是後世之言不与禮記合○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二京而上無此陋文也然且建官惟百內職也卽又承之曰州牧侯伯其粗率為何如者

記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文王世子云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面三槐三公

位焉[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大戴禮保傅篇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与太子宴者也[又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無禮於大臣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太保之任也○又云天子宴瞻其學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易少保之任也]

周禮疏云[地官師氏疏]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

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鏞案鄭不見周官何知太師太保之爲三公師氏保氏不過是中下大夫而鄭以君奭序之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當之師氏注鄭玄何曾夢見周官若非賈疏有妄必是鄭志有譌不足述也○又按鄭於周禮小宰注謂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賈疏乃以燮理陰陽等句當之亦未允也○又按鄭於周禮鄉老之注云三公者內与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亦無燮理陰陽等語

羅喩義云太師太傅太保太子三公也豈有人主己長

而須保者乎毛云三公以六卿兼為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板詩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常武詩云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微子以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武王以太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繼周公為太師並與太子無涉○平曰羅說非也據大戴禮凡輔養太子之官非如後世東宮僚屬之別設一府者太史書過膳宰徹膳太宰持升而御戶巾車鳴鸞而為節皆大朝之官何必三公三少別有建立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孟子文故揚雄以孟子為萬乘之師解嘲文桓譚以百里奚為王霸之師新論文張良為王者師張禹為帝者師非必太子而後有師也周禮六官之屬凡王后太子之事一

例供給以此推之天子三公亦可以教太子但非大德不立三公故春秋以來乃爲太子別立保傅晉獻公之子四五人各立一傅(如狐突傅申生荀息傅奚齊類)趙武靈王以周紹爲太子傅秦孝公以公子虔爲太子傅公孫賈爲太子師在漢疏廣蕭望之等爲太傅少傅則太子之官也宗室諸侯王皆有太傅而天子三公始謂之相國左右丞相蓋秦法也秦人尊主卑臣惟太子有師傅王者勿之此後世之弊俗賈誼始順時論專以三公爲太子之職安得以是議古之三公哉至後魏之時三公始有兩様有天子之三師有太子之三師後周隋唐以來天子曰

三公太子曰三師要非古典毛說是也雖然周官則僞書也適其所言不差耳

三公論道竊考工記（彼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變理陰陽襲魏相丙吉語（魏相專以理陰陽順四時爲相業丙吉亦云三公典調和陰陽）○鏞案理陰陽順四時以爲三公之職自魏相丙吉始前此周勃爲丞相不能對決獄錢穀汗出沾背陳平以權辭救解之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此是老奸調護僚相之語豈必爲金石之典魏相始爲郡守頗任功能以嚴得名及其治行已著乃用丙吉之策務自重韜晦及爲丞相唯奉行故事以護己短遂倡理陰

陽順四時之說以欺人主以固祿位使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自以爲依倣羲和丙吉爲相紹述此法務持大體不問殺人而問牛喘自以爲燮理陰陽每讀漢書爲之胡盧大笑曾謂周公制官首以是爲三公之職掌乎舜相堯禹相舜益稷相舜禹伊尹相湯周召相武王絕無此說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大臣勿之饒焉故堯謂舜曰乃言底可績禹稷自奏功行不避嫌羞（見余虞書說）孰謂燮理陰陽可爲職業湯之時伊尹爲保衡而有七年之旱太戊之時伊陟爲輔相而有桑穀之祅何燮理如此是二人者將免冠頓首引

疾謝事而去乎後世之爲三公者動引此義不任功績百工頹惰萬事隳壞而方且偃蹇自重以蓋其庸陋無能之質皆魏丙之所爲也今竊此二人鄙詐欺人之術儼作一經命之曰周公之法以詔後世其禍天下而蠹人家國顧將何如僞書之害有如是矣(師傅保者輔導君德而已又与後世相職不同)

司空居四民時地利竊考工記(彼首論士農工商次論天時地氣)又襲王制(彼云司空度地居民時四時○又管子論居四民之法見齊語)○王制但云居民其云居四民者考工記也

孔疏云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百姓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

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鏞案僞者依據周禮以飾六官寸寸摹擬無一差舛至於冬官如瞽失相狼狽彷徨不知小宰仍有正文乃取考工記王制之等東貸西乞以卒其篇竟與周禮相背此又僞案之鐵堅者何以解矣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襲周禮大行人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之所以撫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鏞案此大僞也以余所見

六年侯服六朝歲一見甸服三朝二歲一見男服再朝三歲一見采

服或再或一四歲一見衛服三十年有再朝之時積其差得五年六
年一朝者要服而已今也旣襲大行人之法而大書其
期曰六年五服一朝此何法也孔疏亦云此篇皆与周禮符同而六年一朝周
禮無此法也大行人則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周公文理密察精義
入神雖走筆潦草不如是之麤惡況周官一書爲萬世
立法程其一字半句不容粗略況彼大行人之文亦非
別人所作彼此矛盾豈至如此試論侯服之法在彼則
六年六朝在此則六年一朝命令耄亂民莫適從天下
有如此周公乎 ○
孔疏引左傳叔向之語云計彼六年一會与此六年一

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与此十二年年王乃時巡亦相當
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
明〻杜云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鏞案叔向所論是諸侯相
朝之法此篇所定乃諸侯朝王之法安得遠引彼眞曲
證此僞梅氏之傳明以侯甸男采衛爲五服葢其作經
之時本據大行人而爲之故自經自註毫不外錯仲達
欲於大行人之外別求周制以救贋經豈可得哉
毛氏中庸說曰前儒誤解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爲
每歲一朝甸服二歲一見爲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
見爲每三歲一朝則六年之間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

服亦兩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此即倣唐虞之禮六年五服只一朝而以遠近為先後侯服歲一見者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年其二歲三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年衛朝此之謂五服一朝五服止五年而此曰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鎮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鎮無定數惟蕃國有一世一朝之文此周禮与周官相合者也〇

樓象明曰大行人後文有王問諸侯禮亦曰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以至于七歲九歲十有一歲而後止亦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並非每歲每三歲五歲也此鄭氏自註也經文前後相接彼此同

文而前註如彼後註又如此此尚能註經者乎○鏞案字有字例句有句例他書皆然經尤嚴矣毛氏旣以世壹見亦大行人文爲一世一朝不以歲壹見爲一歲一朝心其公乎日三朝者每日三朝也見禮記月一祭者每月一祭也後漢書歲三田者每歲三田也見王制自古及今文例皆然毛氏手執贋物忍不能捨每遇破綻輒費脣舌吾懲所發指白爲黑皆是此類不亦難乎然鄭氏大行人之註本自模糊於上節旣無每歲一見之說於下節雖以歲徧存爲巡守之明歲其言仍不明白樓氏何以謂之前註如彼後註如此異哉周公之法也巡守之後五

六年歲受諸侯之朝連年不絕忽自第七年以後莫往莫來寂寂寥寥至於十二年之後始乃巡守前數後疎何若是之甚也異哉周公之法也巡守之厥明年遣使存之三年覜之五年省之忽自六七年以後不問存沒不圖撫綏必待十二年之後始更相厚此果何義鄭爲是問七歲九歲皆補徧省之文則經之所缺豈註之所能補哉今詳大行人之文蓋其巡守之年六服朝見之禮六條存撫之法（王之所以撫諸侯者）都不擧論皆在巡守之中自其明年六服朝見如法（已見前）而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每歲一存三歲一覜五歲一省七歲一協（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

九歲一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一歲一脩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二歲一巡六服朝見之期若值巡守之年則仍於方岳朝見不朝于京師六條存撫之期若值巡守之年則仍於方岳按行不至於諸國此其大經大法均齊方正不可移易者而鄭注上下都不分明使毛氏得以乘釁豈不惜哉同度量同數器本是巡守之禮今必遣使而行之者降及周世輿地益廣儀文益縟巡守雖有定期或行或停不似虞舜之時故制法如是也故職方氏曰王殷國亦如之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則六服盡朝斯可驗也梅氏本僞誰能眞之

學古入官龔子產語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議
事以制竊叔向語左傳昭六年子產鑄刑書叔向詒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
以利口亂厥官龔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學牆面亦龔論語
入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無載爾僞竊逸詩左傳襄三十年引逸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書曰居安思危左傳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君陳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史記無
東郊者新邑之東郊也新邑有二一曰王城王城者郟
鄏也及周之末謂之西周昭廿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自號曰西周漢志謂

之河南即武王遷鼎呂公營宅平王東遷之地也二曰下都下都者成周也及周之末謂之東周宣十六年公羊傳曰成周者東周也漢志謂之洛陽即周公營邑以遷殷頑之地也洛誥初卜瀍水西者王城也次卜瀍水東者下都也其相距十有八里史衛云以其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也周公沒於豐邑據史記成王時在新邑居王城元聖既沒國勢孤虛殷頑易動故始命君陳分正東郊郊分正也者明始分也前此密近王都不別命官也○或曰郊邑名春秋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杜云郊周邑公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何休云天子之間田左傳云癸卯郊鄩潰又昭二十六年左氏云冬十月丙申

王起師辛丑在郊前此王子朝率郊要餞之甲杜云三邑以逐劉子

昭二十二年郊者邑名以其在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

鄭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坊記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孔疏又見聘禮疏○孔疏云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周公既沒命君陳代之○鏞案周召二公其太子侯于魯燕其次子留輔天子為圻內諸侯周公閱名伯虎皆其後也故鄭疑君陳為周公之子王氏但據偽經謂君陳非周公子未必然○又按周公末年無居洛監殷之事據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此乃亳姑之序也以此觀之

周公末年成王在洛成周者洛也周公在豐遂没於豐孔乃云周公没於下都而君陳代之不亦謬乎雖營邑遷頑周公始事至於親自監殷絶無據也蔡傳引吳氏說謂周公留洛七年而薨九無所據

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論語子曰云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或曰今無孝乎字何也毛云包咸何晏以孝乎惟孝作句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無不曰孝乎惟孝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張齊賢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此豈古文尚書猶未之見而相擅不改○平曰引書者或落一二字固時有之而孔子引書忽增二字孝乎字本屬怪事潘岳夏侯湛陶潛之等但讀論語不讀尚書尤是怪事且堯命舜不言孝友

君陳雖孝王若曰惟爾令悳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僞也

古者君臣不相謂婿

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五年宮之奇曰云云

梅傳云政治之至者芬芳○鏞謂宮之奇之言是論祭祀之理黍稷二句於保釐東郊何干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緇衣

鄭云克能也由用也梅云己見聖道而不能用之○鏞案由者從也

行也迪也鄭訓爲用未必中理梅何竊之然且見聖者見聖人也豈見聖道之謂哉

爾惟風下民惟草襲論語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君陳非發

發之風下民非萋萋之草必如論語之爲然後詞活意
⿱巴洪範云卿士惟月庶民惟星彼蒙上文王省惟歳不
与此同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緇衣

鄭云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
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一也 梅云衆言同則陳而布之
禁其○鏞案庶言同者衆論如一也謂政教出入以衆
人之心度之則一詞和同無參差也鄭云衆言同乃行
之如鄭所云語尚未了僞者見鄭註疑有脫字乃演其
文曰同則繹

或曰同則繹是增出二字毛云天下無庶言同而可斷句者非此增出實彼短少耳

〇平曰皐陶曰朕言惠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何云庶言同不可斷句演出二字崇在鄭註彼云同乃行之故此云同則繹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是乎惟良顯哉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民作忠君陳曰云云

鄭云嘉善也猷道也〇葛眞云成王殆失言矣〇鏞謂此篇非成王所自作詞臣代撰容有是語不必譏也

梅傳云汝爲政當闡周公之大猷〇依勢作威倚法以削者漢二千石豪橫不法之類也方以是戒之而望之

以弘闡周公豈不迂誕此僞書也

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周語富辰諫曰云云王不忍小忿以棄鄭

畢命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周本紀云作策畢公餘同

此序疑有脫字不但公一字而已郊上疑有東字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歷志康王十二年

孟康云豐刑逸書○孔穎達云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僞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云云

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与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鏞案畢命一篇其在孔壁不入於十六篇中（上丁一）然帝誥殘章伏生尚誦數句（上丙四）所謂畢命豐刑亦安知無數句之流傳為劉歆所採用乎律歷志者劉歆三統曆也（見武成）劉歆父子考校今文古文詠貫無比未可輕議但鄭玄所見別是一本杜林漆書本無畢命（不入於十六篇中）所謂逸篇鄭亦不信故其言如彼執序以非之乃偽者執律歷志竊其年月日又竊豐字謂王自周至豐有若命之在豐而謂之豐刑者然何其詐矣

既歷三紀四方無虞襲周本紀(彼云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三紀非古文也洪範有五紀左傳曰天以七紀素問
曰天有八紀皆日月星辰之類也若汲冢周書又以四
時三光之等爲九紀鄭語史伯之言以六府三事爲九
紀張衡之賦以日月爲二紀(察二紀五緯之綢繆)班固之賦以十
帝爲十紀(皇十紀而鴻漸)緯書以二十七萬六千年爲一紀史
記天官書以一千五百年爲一紀十二年之爲一紀在
古無文蓋古者甲子惟以紀日不以紀年自無一紀之
說自漢太初曆以來始用甲子以號其年(此時猶用古甲子)以
十二支分排十二律自此以降漸以十二年爲一紀故

魏志管寧傳云久荷渥澤積祀一紀南史王弘之傳云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北史韋世康傳云驅馳不已四紀于玆安得周康王之時已有三紀之說梅傳云十二年曰紀此又僞家之鐵案也

垂拱仰成竊後漢書清河孝王傳云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之文不惟是也已見武成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竊六韜盈虛篇文太公曰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書序之云分居里或是管子分居四民之意見齊語令乃以六韜旌別之法要應序文不亦詐乎六韜表其門閭而此章表厥宅里者以書序無門閭說也不亦陋乎

彰善癉惡竊緇衣文（彼云章善癉惡以示民厚）樹之風聲竊左傳（文六年君子曰古之王者樹之風聲分之采物）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襲張釋之語（見蔡傳）

不率訓典殊厥井疆襲王制（不帥教者右移之左左移之右又移之郊移之遂）

○申畫郊圻應序文（序云成周郊梅云成定東周郊竟）○序文必有脫字今乃作申畫郊圻一句以應之豈不陋乎王城下都之間瀍水割界此天成之規畫也又何申焉

收放心竊孟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周康王預知孟子說雞犬收放之喻有是理乎○此篇不引古文僞者自作

故句句卑淺字字蠢俗以之爲兩漢詔命亦莫之信矣

君牙 孔壁本有序無文不入於十六篇中

序曰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史記無

厥有成績紀于大常 周禮司勳文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若蹈虎尾襲易詞 履虎尾

股肱心膂竊太子晉語 周語太子晉曰四岳爲禹股肱心膂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 句 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緇衣

鄭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 齊魯之語聲之誤也 祈之言是也 齊西偏之語也 小民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僞

者演而承之曰厥惟艱哉蓋見鄭玄爲君難之註也知云不然鄭玄不見梅書何以知民怨之下卽有艱哉之戒○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孟子滕文公篇

趙岐云書尚書逸篇也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 梅云皆以正道無邪缺 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梅傳徵襲趙

註

蔡沈云先正君牙祖父也○平曰君牙祖父姓名謂何僞者恌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恌

冏命 孔壁本有文無注在十六篇中

序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周本紀云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

梅傳云太僕長孔云正長也太御中大夫孔云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太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大馭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大馭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大御○且與君同車最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與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鏞案史註錄應劭之說亦與梅同劭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蓋自東京以來相傳如此今按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大馭中大夫二人其品秩雖如此考其職掌則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正其衣又

正其立處出入王之大命如虞之納言掌諸侯之復逆鄭云奏建事也
路鼓以待窮者鄭云冤則擊尚有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燕飲
朝會諸所掌不可枚舉其率屬曰小臣祭僕御僕之等
其職掌亦皆不輕名雖太僕非馭車馭馬之人其爲任
至要至重若大馭則掌馭王路犯軷受轡祭軌執轡鸞
和爲節而已然且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等雖皆名僕
各自爲職或掌戎路或掌金路或掌象路或掌田路不
爲大馭之率屬不受大馭之節制戎僕亦中大夫二人孰云大馭
能正羣僕且仲達引隨侯漢文之事謂大馭与君同車
則大馭爲職朿芻爲神磔犬祭道其事最淺並無与君

同車之事惟齊右道右乘則持馬行則陪乘戎車則戎右陪乘
此眞隨侯之車右漢代之參乘鄭注云陪乘參乘孰云大馭与
君同車夫制祿綸以授官體貌尊重掌馬典車者何以
得此惟太僕之臣正王之服位司王之大命聰明是達
喉舌是通賢良居之則可以導揚和氣奸邪居之則足
以壅蔽天聽品秩雖卑係國家安危存亾故穆王當時
衰文武之道鈌閔王猷之衰微周本紀申誡太僕以謹天
子之命以達諸侯之志而王國復寧此豈掌一車司一
馬者所能得哉特以先儒之註書序者誤以大馭當之
而鄭註周禮亦以大馭爲馭之最尊鄭既以大馭爲冣尊則其註冏命之

序亦必与梅同偽者深信不疑其作經文惟以正羣僕簡同僚數語草草提綴而出納惟允導達冤枉無一字偶及古之冏命斷不如此彼見大僕之官不似宮正酒正之直以正稱別求大僕之長不亦謬乎若然大司樂不得為樂正大卜不得為卜正左傳滕侯曰我周之卜正卽大卜也有是理乎祭僕御僕皆大僕之率屬故府史胥徒二十八人同隸大僕大僕非羣僕之長乎若大馭則不過為諸僕之同列請再詳之

朝夕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竊周禮道僕文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掌貳車之政令○平曰鄭玄迂僻將以道僕行先王之道鄭註

云道僕朝朝莫夕以吟諸臣行先王之道僞者見鄭註遂謂道僕職任尊重偏竊道僕之文以作此經毛所謂陋腹陋胷有甚於是乎出入政令等句在六官諸職恆有之今不能枚舉奚但道僕已哉僞者不讀周禮格其非心竊孟子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必言心之非乃加格字其詞方活今竊而用之曰格其非心則詞死矣非心何心

蔡傳云羣僕謂祭僕隷僕戎僕齊僕之類○鏞謂蔡所舉四僕之中惟祭僕爲大僕之屬隷僕別一卑官掌糞掃之事戎僕齊僕馭車之官皆与大僕無涉蔡說粗矣

蔡以太僕
爲太僕正

愼簡乃僚竊漢魏郡國法正義云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鏞謂周禮天官冢宰施法于官府建其正立其貳陳其殷置其輔殷衆也蓋自虞之百揆銓注之權不出多門唯漢代郡國其佐吏長史之等許其自辟僞者遂令大僕之正自擧其屬周禮有是法乎古者擧士本自司徒進之司馬見王制以聽冢宰詢用安有犯軼之官乃敢自簡其僚陸贄欲使諸司長官自擧其屬其意雖善周法無是也